

中法合作下的国宝归乡路

◎本报记者 张盖伦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因各种原因流失海外的文物，时刻牵动着国人的心。

“回家”，这简单两个字的背后，是一段段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历程。圆明园兔首、鼠首回家，青铜器皿方罍回家，大堡子山流失金饰回家……在纪录片《国宝回家》中，这三段故事得到全面展现。

近日，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法国开云集团共同主办的“回‘首’启明，继往‘开’来——中法建交六十周年暨圆明园鼠首兔首回归特别纪念活动”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活动现场，也首次展映了纪录片《国宝回家》。

2024年是中法建交60周年。多年来，中法两国持续不断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国宝回家》讲述的也是中法两国合作下的国宝归乡之路。

兔首鼠首回归：纠正错误送出的礼物

清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在圆明园内，因十二尊“以水报时”的生肖铜像而闻名世界的海晏堂正式落成。

十二尊生肖铜像由清代宫廷画师、意大利人郎世宁主持设计，由中国匠师用传统失蜡法铸造而成。在当时，这是中西文化交融下的杰出作品。

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万园之园”荣光不再，沦为废墟。许多珍贵文物流失海外。海晏堂12件兽首，就此离开故土，四散他乡。

其中，兔首和鼠首回归的故事，颇有些一波三折。

起初，它们出现在2009年法国巴黎大皇宫的一场拍卖会中。两尊兽首，拍出了1400万欧元的高价。尽管竞拍成功，但5天后，买家表示，不会付款。

文物流拍，短暂出现的兔首、鼠首，似乎又失去了踪影。

然而，柳暗花明。4年后，跟随法国时任总统奥朗德来华访问的法国开云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弗朗索瓦-亨利·皮诺向中国送出了一份珍贵的礼物——圆明园兔首和鼠首。

“这只是我们为纠正错误贡献的微薄之力。”开云集团创始人弗朗索瓦·皮诺说。

第二天，一场会谈紧锣密鼓地展开了。皮诺家族提出了他们的愿望——希望兔首、鼠首能被一家公共博物馆收藏，被更多人看到。

两个月后，兔首与鼠首被装入了特别定制的木箱，飞回中国，被划拨入

中国国家博物馆。

9个小时的航程，这两尊兽首，走了153年。

当国家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戴着白手套，打开箱子，睽违一百多年的兔首、鼠首在国人面前露出真容。开云集团大中华区总裁蔡金青回忆：“当时我们在场所有人，都发出了赞叹的声音！我们为这种艺术之美而感动。”

这些兽首，身上没有焊接痕迹，整体一次性铸造完成。它们的面部绒毛栩栩如生，眼睛仿佛也会说话。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长高政在“回‘首’启明，继往‘开’来——中法建交六十周年暨圆明园鼠首兔首回归特别纪念活动”上致辞说，目前，7尊兽首已经回国，还有5尊不知所踪。他希望，12尊兽首能够尽早团圆。

皿方罍身盖合一：通力合作完成“拍卖”

如今，在湖南省博物院，观众能看到闻名中外的皿方罍。它是迄今出土最大最精美的青铜方罍，被誉为“方罍之王”。

然而，在此前很长一段时间，湖南省博物院仅拥有皿方罍的器盖，器身则漂泊海外。

1919年，皿方罍在湖南桃源出土。那时的中国风雨飘摇。不久之后，皿方罍便颠沛流离，器身被商贩倒手转卖到海外，只剩下器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器盖被收归国有，并移交给湖南省博物院（今湖南省博物院）。

器身在何处？这也是湖南文博人内心的遗憾与牵挂。

一天，时任湖南省博物馆馆长的熊传新接到一个电话，对方告诉他，皿方罍的器身有了下落，就在日本收藏家新田栋一处。

1993年，湖南省博物院一行人启程前往新田栋一家，见到了皿方罍的器身。

新田栋一说，可以重金买盖；博物馆一行人则动员他将器身捐给湖南博物院。双方没有谈拢。

2001年，皿方罍现身佳士得拍卖会，拍出约9000万元的天价，创造当时青铜器价格之最。

“皿方罍卖出去就不知道到哪里了，又从视线里消失了。”湖南省博物馆前馆长陈建明感慨。

2014年，皿方罍重回拍卖市场，编号1888。

佳士得为其打造了拍卖专场，拍卖时间定于3月20日，和上次拍卖时间为同一天。

如何能让皿方罍器身回家？

当时，华人收藏家写了一封公开信，呼吁海内外华人藏家不要哄抬价



左图为商代皿方罍，右图为圆明园兔首。视觉中国供图

格；国家文物部门也与佳士得商谈，希望促成湖南方面的洽购。

2014年3月，由湖南省政府牵头，湖南文博机构、企业界和收藏界代表组成的团队，赴美洽购。

陈建明回忆，当时他们带上了3D打印的器盖，“放上器身后，严丝合缝，作假是做不到这种程度的。”

湖南方面与卖家开始了艰难谈判，他们能给出的价格显然低于卖家的预期。在谈判陷入僵局时，国人对皿方罍回家团圆的期待再次击动了弗朗索瓦·皮诺。

开云集团是佳士得的大股东，在弗朗索瓦·皮诺的帮助下，最终，卖家决定私下将皿方罍出售给博物馆。湖南方面以远低于预计拍卖价的价格与卖方及佳士得达成购买协议。

2014年6月，皿方罍器身回到湖南，回到了人民的手上。湖南为它的回归举行了盛大的仪式。

离散100年的器身和器盖，终于合体。若文物有灵，也会执手相看泪眼。

金饰回国：开辟文物追索新路

甘肃省礼县大堡子山是中国秦文化的重要发祥地。1992年，当地农民在大堡子山挖龙骨（一种古生物化石，被传为名贵中药）时，发现了古墓，内有沾满绿锈、形制壮观的铜器。

这一消息让盗墓贼蜂拥而至。大量文物被盗掘后，流向海外。

大堡子山遗址被盗文物都是研究秦国早期历史的宝贵资料。2005年，国家文物局启动大堡子山流失文物调查项目，会同公安机关建立文物被盗流失的完整证据链，开展国际公约和

器学博士，也是“七一勋章”获得者。

90岁的常沙娜是“敦煌守护神”常书鸿之女、林徽因的学生，中国当代工艺美术家、图案学家、艺术教育者。92岁的郑小瑛是第一位登上国外歌剧院指挥台的中国指挥家，也是新中国第一位歌剧交响乐女指挥家。81岁的栾恩杰是中国探月工程的首任总指挥，我国探月“绕、落、回”三步走规划就是他率先提出的……

和时间赛跑，并不容易。许多困难是始料未及的。

陆元九老先生在采访前一天从床上跌落，幸而只是眼周受伤。等陆老身体恢复，我们才登门拜访。那一天，陆老戴着眼镜，镜头里看不出受过伤。但我坐在他身边，还是一眼就看到了他鼻梁上的伤痕。

采访常沙娜的那个早晨，我们刚到楼下，便接到了常老的儿子崔老师的电话，他在抱歉声中取消了采访。原因是常老醒来突然感觉头疼，想再休息一段日子。我望着眼前这片老回家属院墙上自由攀行的爬山虎，心里很是羡慕。如果我能去常老的窗外问候一下就好了，至少能带去我专门买的洋桔梗，那粉白相间的花朵，也许会给爱花的常老一点儿慰藉。后来我才知道，常老那天之所以头疼，是因为耳道发炎，需要手术清理。一个多月后，我们才终于有了再次登门的机会。

3年了，我们经历了无数的等待，也渐渐发现了等待的美好。因为，所有等待都值得。我总是会想



相关国家适用法律及返还案例研究，制定追索流失文物的工作方案，开启了十年的文物返还路。

2014年，国家文物局再次向法国政府有关部门提出归还文物的要求。同年7月，中法联合专家组赴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等地开展实地调查工作，通过器形学对比和金相学分析，最终确认法国国立吉美亚洲艺术博物馆收藏的32件金饰片正是从大堡子山被盗流失出去的。

然而，法国的法律规定，国有资产不能转让。文物已经藏于博物馆，便是国有资产。要如何破局？最终，法国政府决定，将收藏在吉美博物馆的金饰片退还给捐赠人弗朗索瓦·皮诺和克里斯蒂安·戴迪安。

2015年4月，皮诺家族通过中国驻法国大使馆无偿归还4件鸚鸟形金饰片，戴迪安则直接到北京，把28件小型金饰片交给了国家文物局。

后来，“秦韵——大堡子山流失文物回归特展”在甘肃省博物馆举办，全面介绍了这些文物身上不寻常的故事。这也是我国官方首次依法成功追索文物的案例。

专家当时认为，这次追索，创新机制，突破文物所在国有法律障碍，实现文物返还，开辟了文物追索的新路径。

民族弱则文物失，国运强则文化兴。流失文物回归的故事，正是这句话的生动体现。

文物回家，得益于政府部门的不懈追索，得益于普通民众的奔走呼号，得益于国际友人的正义相助……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同样承载着中国人民的历史情怀和文化记忆。回家路或许漫长，但对历史和文明的尊重，就是它们归途的航标。

◎本报记者 陈磊

“去年杨乐先生去世后，我回首看着他的墓碑，不禁感慨：先生这一辈子究竟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在7月9日举行的弘扬科学家精神座谈会暨《风范》出版研讨会上，追随杨乐近30年的北京邮电大学原校长乔建永发出这样的追问。

乔建永说，杨乐一生在进退之间：他义无反顾搞科研，在科学道路上向前“进”；等到功成名就，他却一再向后“退”。“这背后是对国家那份浓浓的爱以及对数学发展、科学事业的责任感。他从没有考虑自己的得失。”

《杨乐：半个世纪的进与退》的故事写进了《风范》这本书，与杨乐同样德高望重的21位老科学家的传奇人生也都收录其中。中国科学报将“风范”专栏的大部分稿件集结成书，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志珍为其作序。她说：“每一篇都会讲述一位老科学家跌宕起伏而又自强不息的人生故事，我被这些文字打动。”

书中很多人的名字与中国科技史上的诸多“第一”紧密相连。这里有中国小麦远缘杂交育种奠基人李振声、中国放射化学奠基人杨承宗、中国冶金科技事业的开拓者李薰、中国植物分类学的引领者王文采、中国第一位对青藏高原盐湖进行系统考察的科学家柳大纲、被誉为“中国激波风洞第一人”的俞鸿儒、研制成中国第一台工业机器人和水下机器人的蒋新松，以及马大猷、杨乐、邹承鲁、施雅风、夏培肃、刘嘉麒、任继周等著名科学家。

“他们大部分出生于20世纪前25年，爱国是他们的人生底色。”王志珍说，老一辈科学家多半成长在封建落后、受尽屈辱的旧中国，但他们对祖国和民族的前途从未有过迷茫和失望。为了改变祖国的命运，他们毫不犹豫地舍弃了西方优越的生活条件，义无反顾地选择回到百废待兴的祖国。王志珍介绍，此书还采写了我国自主培养的一大批科技人员。她认为，新时代科学家精神的“爱国、创新、求实、奉献、协同、育人”六大特质，在这些老科学家的人生故事中都能找到最生动的诠释。

在本次座谈会上，书中部分科学家的家属、学生回忆了很多感人故事：杨承宗从法国居里实验室归来，献身原子弹事业，为保护年轻人，独自一人承受高强度的放射性照射进行抢救，为此失去一只眼睛，却始终开朗豁达；邹承鲁抗日战争期间投笔从戎，留学回国后参与人工合成牛胰岛素，他性格耿直，对各种学术不端、学术欺骗、学术造假行为，总是挺身而出公开抨击；陆大道牵头起草了29篇中国科学院学部咨询报告，基本格调是“批评”，没有“歌颂”；柳大纲谨记“一生常耻为身谋”，辗转祖国各地，面对国家科研任务，总是毫不犹豫地说“我愿意”，评选院士时却两次提出从名单上去掉自己；当国际上“谁来养活中国”的说法甚嚣尘上时，李振声果敢提出“中国人自己养活自己”，改变了中国北方地区粮食生产的面貌……

“一个人的成长总是在某种激励和传承下不断发展的。”中国科学院院士陈润生在会上回顾了自己在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求学的成长历程，他得到当时中国科技界优秀科学家的教导。因此，在他看来，毕生矢志科研和教书都是本分，“本就应该做得好一点、教得好一点”。《风范》收录的故事中还提及了陈润生父亲的经历：20岁出头，冒着生命危险从日军占领区逃出并加入中国远征军；再之后，他去了哪里、经历了什么，没有人知道，只是如今云南殉难墓园的墙上刻有他的名字。“我和父亲相比，还有什么可说的？唯有把能做的事情做得再好一点……”陈润生说。

中国科学院院士刘嘉麒对此也有共鸣：“我之所以能在自己的领域做一些事情，得益于遇到了一些大先生、好老师。老一辈科学家为我们树立榜样，给予指引、赋予力量。现在我们老了，也有义务讲述自身经历、经验和感受，给年轻人一点启发。”

《风范》有一段关于数学史专家李文林的回忆，那一年，他与杨乐两个80多岁的老人走在中关村的街道上，车水马龙的喧嚣中，杨乐转过脸对他说：“我们这一页已经翻过去了。”

虽然时代车轮滚滚向前，书中主人公有些已经过世，但老一代科学家的精神还在传承不息。

故宫古建也“穿”麻

博览荟

◎周乾

麻是在麻类植物中取得的纤维，可分为苧麻、黄麻、线麻等，具有较好的韧性、吸湿性与天然抗菌性能。其中，苧麻的纤维较长，弹性相对较小，但仍有较好的拉接强度。黄麻纤维较粗，耐磨性能较好，是麻绳、麻袋的制作材料。线麻纤维的空腔与纤维表面，分布着许多裂纹和小孔洞，因而吸湿、透气性能相对更佳。上述不同种类的麻纤维材料，在故宫古建筑墙体抹灰、屋顶抹灰、木构件地仗抹灰等建筑技艺中，得到了科学运用。

在故宫古建筑墙体抹灰时，需先用水淋湿墙面，然后在墙体上钉麻揪。钉麻揪是指将一捆捆苧麻打结，做成约0.5米长的麻揪，拴上竹钉（或铁钉），然后在墙面上每约1米见方的面积内，钉一道麻揪。此处用到的麻揪到“中介”作用，便于抹灰层与墙体基层的粘接，减少抹灰层的脱落、空鼓问题。钉完麻揪后，工匠会在墙面做出标记，确定抹灰的厚度标准，再进行找平。

墙体抹灰所用的灰浆多为麻刀灰，分2—3次抹在墙面。麻刀是“麻捣”的俗称。所谓“麻捣”，即将麻绳、麻袋等黄麻类材料浸湿，然后一一剁碎、晾干，再散铺在地上，用细木棍不断敲打，使之成为均匀的絮状物。麻刀掺在灰泥中，可减少灰泥因干燥收缩引起的开裂问题。

麻刀在灰泥中的应用，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如宋代李诫的《营造法式》载：“凡和石灰泥，每石灰三石，用麻捣二斤”，可反映古人在墙体抹灰时，对麻刀的科学运用。在故宫古建筑墙体抹灰

「爱国是他们的人生底色」——弘扬科学家精神座谈会暨《风范》出版研讨会速写

技艺中，掺入的麻刀重量一般为灰泥重量的3%—5%。

故宫古建筑屋顶用麻的部位，主要是灰背层。所谓灰背层，即在望板（屋顶基层木板）层之上、铺瓦泥层之下的灰浆层，厚度为15厘米至35厘米不等。在灰背层中，麻主要起拉结作用，让灰背的各个组成部分形成稳固的整体，使得灰背层有足够的强度和防渗漏性能。

故宫古建筑木构件表面用麻的部位，主要是地仗层。所谓地仗层，即古建筑油饰彩画的垫层，由包括麻在内的多种材料混合调制而成，覆盖在木构件基层表面，可起到保护木构件作用。在故宫古建筑门窗、立柱、屋檐等木构件表面的地仗层施工技艺中，麻被多次使用。使用麻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地仗层开裂。地仗的基层为木构件，而木材因为温度、湿度变化，会膨胀或收缩，从而诱发裹在其表面的地仗层开裂。用麻包裹木构件表面后，可产生约束力，减少或避免开裂问题。麻在地仗层中的作用，与混凝土中的箍筋作用一样，非常重要。

上述麻在故宫古建筑中的运用，包含了丰富科学原理。研究表明麻纤维掺入灰浆等颗粒类混合物中，可提供水分蒸发通道，减少颗粒层不均匀干缩导致的变形量。麻纤维在颗粒层中较为均匀的分布，纤维间相互缠绕，增大了与颗粒层之间的接触面积及摩擦力，并产生约束作用，减小外部因素变化导致的颗粒层变形、开裂。麻纤维还可承担部分拉应力，延缓颗粒层在外部因素作用下的破坏。

麻在故宫古建筑中的科学运用，反映了我国古代工匠卓越的建筑智慧。

（作者系故宫博物院研究员）

倾听“宝藏老人”的心灵之歌

◎王宁

每一个大时代，都曾留下独一无二的生动印记。作为记录者，我们怎可缺席？这是《吾家吾国》一书的初衷。《吾家吾国》选取了10位在不同领域作出杰出贡献的老人，从人物小传、采访对话、采访手记三部分对他们的成长经历、专业贡献和生活智慧进行记录。

3年前，我对指挥家郑小瑛老师的采访，约在她排练之后。到达现场我才发现，她的排练厅在一个公交特设培训中心。闷热的大厅让我的衬

衫瞬间贴在了后背上。郑老的汗水打湿了头发，可她却笑着调侃：“我们这边也有空调，不过不是冷气，而是热气。你看，这是一个空调散热孔。我们的作品就叫‘大战三伏’……”在一个简易铁架搭起的舞台上，我看到了正在排练的演员。他们并不是专业人士，而是下班后赶来的歌剧爱好者。音乐响起，一些人的动作略显僵硬，一些人的舞姿磕磕绊绊。但是一遍又一遍，没有人停下来。“我觉得普及歌剧这件事，需要有人领头来做。我总是相信，艺术与音乐，对于塑造人生是重要的！”我蹲在郑老的椅子边，抬头，望见她眼里有光。

在采访各位老先生的过程中，我时常能看到这种光亮。它顺着花白的发梢流淌，承载着依然年少的追寻与渴望。为了这片土地，他们爱过、梦过、奉献过、追求过。在这个世间，他们仍然无悔地爱着、梦着、奉献着、追求着。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被记住。更多的时候，我们认识他们，是在数字里。“2021年3月，仅在科学领域，就有6位院士陨落；此前的两个月，还有3位院士离开。”这则新闻，是《吾家吾国》的起点。

在历史的长河里，他们留下了举足轻重的印迹。可是，当他们进入耄耋之年，早已远离聚光灯，站在我们的视线之外时，那些有关他们的故事，又该如何讲述？我们能不能早一点找到他们，早一点儿记住他们？

101岁的陆元九，是“两弹一星”功勋人物，世界上第一位惯性导航仪



编著：王宁
出版时间：2024年6月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